

中國現代自傳叢書

臺靜農題



張玉法
張瑞德 主編

第三輯

①

少年的回顧

鄒魯 著

鄒魯著

第三輯

①

少年的回顧



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張玉法·張瑞德 主 編
中國現代自傳叢書 第三輯

① 少 年 的 回 顧

作 者 鄭 魯
發行人 周崑陽
執行編輯 溫亦剛
出版者 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6號3樓
電 話 (02)3979717 (代表號)
傳 真 (02)3417731
郵政劃撥 1215710-2號
出版登記 局版台業字第4167號
排 版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聯和印製有限公司
定 價 新台幣10000元 12種17冊
香港代理 景行出版公司
地 址 新界沙田火坳對灣街經豪工業
大廈第二座15樓F4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初版
(本書如有裝訂錯誤破損請寄回更換)

ISBN · 957-9616-54-X

凡例

一、本叢書每輯選錄自傳作品十種，作者來自軍政、黨務、財經、新聞、教育、學術、文藝、宗教各界。

二、本叢書出版之目的在保持歷史紀錄，所選錄作品主要為絕版已久、流傳不廣、或雖經重印、但內容不完整者，間亦收錄未曾出版之稿本。

三、本叢書盡量容納各種不同立場、不同角度之作品，以兼容並蓄之方式，保留各方面之記錄。

四、本叢書之編輯，以維持原作品內容之原狀為原則：（一）原作品中收錄有與自傳無關之文字者，予以保留。（二）原作品內容除明顯錯字予以改正外，不作任何更動。（三）原作品無目錄者，所用外文譯名與現代通行之譯名不同者，均依其舊。文句中如有空白或無法辨認之處，用□符號註明。

五、本叢書於各書之前，增列作者小傳，俾便讀者明瞭傳主之生平概要。

六、本叢書收錄之內容以原作品為主，如有作者所撰之其他自傳性文字或相關文獻，亦酌予採

凡例

用，列爲補篇或附錄。

七、本叢書所選印各書，於出版前曾分別徵得各書原作者或具法定代表人之同意，間有少數無法取得聯擊者，出版者亦保留其權益，請原作者或其代表人逕洽出版者。

八、本叢書擬繼續刊行，歡迎各界人士推荐未刊或絕版之自傳作品。

四、本書之編輯，以新舊作品之分類，以時代爲標準，(一)則以作者之生卒年爲標準，(二)則以作品之出版年爲標準。

三、本書之選錄，各作者之作品，不以時代爲標準，而以作品之重要性爲標準，(一)則以作者之生卒年爲標準，(二)則以作品之出版年爲標準。

二、本書之選錄，各作者之作品，不以時代爲標準，而以作品之重要性爲標準，(一)則以作者之生卒年爲標準，(二)則以作品之出版年爲標準。

一、本書之選錄，各作者之作品，不以時代爲標準，而以作品之重要性爲標準，(一)則以作者之生卒年爲標準，(二)則以作品之出版年爲標準。

鄒魯（一八八五—一九五四）小傳

鄒魯，原名澄生，字海濱，廣東大埔人，一八八五年生。八歲入塾，十九歲因不滿新式學堂，創辦樂羣中學。一九〇五年，加入九列之中和堂。一九〇六年，創辦潮嘉師範學校，旋改入廣東法政學堂，與陳炯明同學。同年，加入同盟會。一九〇八年，領導廣州附近巡防營起義，以消息走漏而失敗。翌年，赴潮、汕運動民軍響應新軍起事，未成。一九一一年，於廣州辦《可報》，宣傳革命；四月，參加廣州起義，失敗後走香港；十一月，追隨姚雨平於廣東組織北伐軍，響應武昌起義，任兵站總監。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任廣東官銀錢局總辦。一九一三年，當選衆議院議員。二次革命失敗後，出走日本。翌年，加入中華革命黨，任《民國》雜誌編輯（總編輯胡漢民）；秋，加入歐事研究會，回香港策動討袁，旋往南洋籌款。一九一七年，國會遭解散，遂南下護法，任中華民國軍政府財政部次長。一九二一年，任兩廣鹽運使。一九二三年五月，任廣東省財政廳長；十一月，任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校長。翌年元月，中國國民黨改組，當選中央執

行委員兼青年部長；六月，任國立廣東大學校長。

一九二五年，參加西山會議，通過反共議案，旋遭國民黨開除黨籍。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寧、漢、滬各方合作，任國民政府委員、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翌年，出國環遊世界二十九國。一九三〇年七月，參加改組派、西山派及閻錫山之代表於北平召開之中央擴大會議，對蔣中正多所指摘。翌年，寧、粵分裂，任粵方中央黨部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九一八事變後，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一九三二年二月，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一九三五年，接受國民黨中央之邀請，參加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抗戰爆發後，隨政府入川。一九三九年元月，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委員。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翌年四月，任國民政府委員。一九四八年，任行憲第一屆監察委員。大陸變色後，經港赴台。一九五四年二月病逝。

生平著述甚豐，計有《黃花岡烈士事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紅花岡四烈士傳記》、《環遊二十九國記》（修訂本改名為《二十九國遊記》）、《中國國民黨史稿》、《鄒魯文存》、《太原約法草案說明》、《澄廬文集》、《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記》、《中國國民黨黨史紀要》、《中國國民黨概要》、《澄廬詩集》、《舊遊新感》、《少年的回顧》、《回顧錄》、《抗戰和平之我見》、《我對於教育之今昔意見》、《中國國民黨史略》、《澄廬文選》、《中國革命史》等書。

自序

自序

民國二十九年春，某雜誌數次託人要我作少年自傳；我答應了他，因為精神不好，就沒有執筆。自從有了這種諾言，遂不免有時想到少年的事實，漸漸的成了段落。去年秋天以後，就一段一段的記出來，記到本年春初，把我三十歲以前的事實，大致都記起來了，名曰「少年的回顧」因為太長，雜誌不好登載就單獨出版。因為要出版就不得不要有序言；因為序言一時無從做起，遂拿我四十三歲生辰詩錄在下面，來替代：

「天空星球恆河沙，地球特為其中一。地球生物幾萬千，人類雜在其中出。地球已小況人類；人類豎有千古橫九洲，我身處此不啻滄海之一漚。呱呱墜地縱百歲，如霧如煙如電逝；我今春秋四十三，渺乎少小安足計？但念已生天地靈為人，便須頂天立地永存真。奪取造化福萬物，形有生滅神無倫。一身幾欲撐天地，百歲應成不壞身。眼前富貴皆泡影，赤去赤來何所幸，眼前險阻甘如飴，動心忍性益猛省。憶我生時境實辛，父母忍饑忍凍鞠育乃成人；少年學書質鈍無所得，弱冠拔劍仗義不帝秦；幾經挫敗遭放逐，屢仆屢起改造國家權歸民。方謂國民從此登衽席，何期年來蜩螳痛逾昔？敢云隻手挽乾坤，饑溺為懷鄙飽溫。立身行己無他道，返我初生為人之元

元；當茲四十有三初度日，有動於中為長言。一瀋雖云小，百歲雖云促，暴棄敢自甘，致為人類辱；努力猛向前，日新毋自足。求為人類發異芒，天地同慶日同光；庶無負乎天地生我父母育我之佳祥，亦安乎我之為我之天良。」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三日作者自序於重慶復興居

目次

自序	一
第一章 從家世說到幼年	一
第二章 私塾教育	七
第三章 辦學與入黨	一五
第四章 廣州讀書與初次革命失敗	二一
第五章 民意機關服務	三三
第六章 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三九
第七章 光復廣東與北伐	四五
第八章 整頓金融與北上	五三
第九章 國會內的奮鬥	五九
第十章 討袁失敗出亡在日本	七五
附錄 余之癸丑	八三
新舊三民主義謬說	一二五

第一章 從家世說到幼年

我的家世，簡單說來，是個爲民族而堅苦奮鬥的。這於我影響很大。

我的先世原居安徽當塗，唐貞元間，搬到江西南昌。後來又搬到福建，分居邵武郡屬，在泰寧者較多。宋寧宗時，有一位應龍公，別字景初，在慶元二年中了狀元，官做到資政殿學士。年老乞休，搬到長汀居住。因爲有功德於民，於是地方人士，都立廟塑像以祀之。宋末元兵南下，我祖先不肯屈服，遂由福建擁護宋朝到了廣東。當時傳說這位應龍公，常常顯靈，沿途保佑擁護宋南遷的人民。因此閩粵交界各處，普遍建立鄒公廟，並且尊爲廣佑聖王，好像各地崇拜關羽、岳飛一樣。大埔印山上，就有一所鄒公廟，現在還是香火很盛。

由閩遷粵後，我的祖先初居清溪社蕉坑，繼居岌頭，嗣又分居，白墩的舊寨，最後卜居於縣城的儒學內。其餘支派，散居各地。這一批同是擁護宋南遷的人，所以先居南方的人，就稱這部分人爲客家，亦稱爲客人，就是先來的自認爲主人而對於後來的當作客人的意義。客人因爲痛心宋室淪亡，以「讀書耕田莫做官」，相誡子孫。雖然經過明朝一代，漢族重光，但接著又是滿清入據中國，因此我的先代宦遊者很少，大都遵守不仕異主的遺訓。我的祖父是個商人，我的父親是

個縫工兼做生意。

父親名應森，別字石壽，是個獨子。他幼年的時候，祖父不幸逝世，遂成為孤兒，全賴祖母撫養長大。洪楊之役，縣遭兵燹，家產一掃而空，我父親祇有一頂破帳子，當作被蓋，過了一個冬天。同時一天三餐，有時少吃一頓，有時少吃兩頓；但他卻處之泰然。到我解事的時候，還不時聽見他提起「橄欖」餐和「春杵」餐（註一）的故事，來安慰我，鼓勵我。接著縣城又遭水災，把我們房屋沖毀，剩下祇有東歪西倒的破屋兩間。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七年（清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六日，我就出生在這個地方。

那時候，縣城裡姓鄒的祇有我們一家。我本來有一個哥哥，不幸夭折了。因此父母對我格外鍾愛，就在本縣溪口觀世音菩薩處上了契，叫做澄生，所以在小時候便叫我阿澄。我的家庭除父母和我外，沒有伯叔諸姑，沒有兄弟姊妹；雖然有一個堂伯母，但當我會走路和說話的時候，已逝世了。這種情形，一方面使我體會到仁愛的真義；另一方面養成我獨立奮鬥的精神。

我的父親在縣城裡柳樹街開了一間裁縫鋪，因為入不敷出，所以兼營小本生意。每五日到距家約三、四十里的福建永定縣下洋圩一次，販賣東西。但是自我出世以後，因為照料我，不但停止做生意，就是裁縫鋪也搬到家裡來了。

我的母親姓木，性情和藹，勤儉耐勞。家中除父親外，沒有一個幫忙的人；因此事無大小，都由她一人承擔。像我這種家庭，依照本鄉風俗，她每天都有排定的工作：東方發白，她就起床，接著挑水，洗滌飲食用具，燒早飯，餵牲畜；早飯後，到城外山上割艸，做燃料；太陽將要

正午，忙著準備午飯；午飯後，到溪邊洗衣服，然後到菜園剷草施肥澆水；黃昏時候，又回到廚房裡料理晚飯；晚飯後，預備父親和我的洗滌；等到一切做完，就點起燈來，或補綴衣服，或做鞋襪，或準備牲畜明日的飼料，或督促我讀書。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弄得井井有條，減輕了父親的職務，使他能夠安心向外經營。

我的家境儘管貧窮，我的父母儘管辛苦，但是他們鍾愛我的程度，並不因這樣逆境而稍減。現在回想起來，使我感受到沒有適當的文字可以來形容。我記得幼年的衣食住，父母總設法照顧得非常週到，不使我微弱的心靈上，產生絲毫不快或羨慕鄰家兒童的印象。

雖然我的父母這樣愛護我，但並不是溺愛和姑息。自從哥哥去世後，他們祇剩了我一個兒子，所以把一切的期望，都寄託在我身上。因此除費盡整個精力來愛護我之外，又小心督導。一舉一動，都含有教育的意義。

不說別的，自從我會走以後，我的母親有了空閒，從不同我到熱鬧的地方去，卻常常引我到隔壁的孔子廟玩耍。大埔縣的孔子廟，除了收穫時有人晒穀外，平時很少人跡。年長時每去走一趟，即深感到他的莊嚴偉大，神志爲之安閒。小時候常在那兒耍，不知不覺中一定會產生深刻的印象。而我的母親又把她所知道關於聖賢豪傑的故事，講給我聽，勉勵我效法聖賢豪傑；並且常說做聖賢豪傑，並不是一樁難事，祇要好好讀書敦品。這種環境，這種言論，不時灌輸到我腦筋裡。我毫無疑問地接受，覺得祇要好好讀書敦品，並不難成爲聖賢豪傑。如是我的讀書敦品的慾望，可說由此啟發了。

我還很清楚的記得一樁事情。有一次，我和鄰家的小孩子們在玩耍，我有一件東西，被他們弄壞了。我要他們賠，他們不答應，於是爭鬧起來。剛好我的母親來找我，我就哭奔到母親的懷裡，希望她幫我向鄰兒索賠。不料她抱了我大哭，說道：「阿澄，你這樣真使我傷心！我希望你要做聖賢豪傑，聖賢豪傑是這樣的嗎？你要是愛母親，就得聽母親的話，長大了讀書立志成人，不要因小小的事情，和別人爭鬧。」我大為感動，從此以後，我非常謹慎，不敢再和小朋友們作無謂的爭執。

我的父母固然無時不鼓勵我讀書，但是還教我怎樣做人。因此洒掃應對進退的一切事情，樣樣指導我做；過節過年、祭祀喜慶等，都叫我去做應預備的事；甚至修理房屋，種菜飼畜，我也插在裡面。他們看見我勤勞，就是做錯了，並不加責備，隨時細心糾正。回想起來，必定有許多時候，反而添加了他們的麻煩，但因此我樣樣事情都能曉得。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我恰好用得著。

我見父親每逢有店裡的夥計或工人來收取賬款，父親無論如何忙碌，總丟開手邊的事，有錢的時候，當然立刻給他，如若沒有錢，也坦白地告訴他，並且約定什麼時候再來取，父親這種急切應付的態度，引起我的疑問。父親說：「夥計出門後，店主總希望他早些回去。假使過於遲緩，不但害他回去受責，甚至還有被辭去職務的危險。所以我總儘先應付他免他受累。」後來我才曉得這是惠而不費的方法。以後對於我處世為人受益不淺。

到了七歲的時候，記得我在家裡，就常常有正式的職務，幫父母煮飯買菜了。因為家裡人手

很少，每天早晨起床以後，照例是我的母親煮飯，父親出去買菜。如果母親有事外出，便由父親煮飯，我去買菜，如果父母都因事外出，那麼煮飯買菜的事，我就不得不包攬下來。有一天早上，我出去買豆腐，看見店門口擺了許多豆腐。我就問道：「你們的豆腐是不是沒有天亮就起來做的？」店夥答：「是的。」我道：「你們這樣勤勞，一定可賺很多錢了。」店夥又答：「我們能夠得個溫飽便是好事，那裡說得上賺很多錢。」於是我心裡生了一種感觸：世間有些人整日勞苦，做事非常努力，而結果只供個人自己的溫飽，甚至有的溫飽也不可得；有些人用力很少，而收效反大，不但個人生活安適，社會也蒙受其利，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我尋思了一會，恍然大悟到我父母所告訴我的聖賢豪傑故事，了解這完全是由於有沒有受過好教育的原因。基於這個自我的警覺，我的讀書慾就更強了。

父母既然期望我做人，更誘導我喜歡讀書；而父親又常常對母親說：「我年青時沒有好好讀書，所以一生辛苦。無論如何，總要使阿澄讀書，然後他才能夠向上做人」，那末我應該很早就讀書了。然而鄰近的私塾，在我六歲的時候曾經去過，都因為我家貧窮，恐怕無力繳納學費，不肯收容。父母又因為我年紀小，放心不下，不願意讓我獨自到較遠的私塾去。因此入學問題，直到我八歲，可以單獨往離家較遠的地方去，才獲得解決。

（註一）：橄欖兩頭小中間大，譬如每天祇吃一頓中飯；椿杵兩頭大中間小，譬如每天祇吃早晚兩頓。

—— 這是我在初中時，對我的父親說的一番話。在當時，我還是個初中學生，對我的父親說的話，

—— 這是我在初中時，對我的父親說的一番話。在當時，我還是個初中學生，對我的父親說的話，

—— 這是我在初中時，對我的父親說的一番話。在當時，我還是個初中學生，對我的父親說的話，

—— 這是我在初中時，對我的父親說的一番話。在當時，我還是個初中學生，對我的父親說的話，

—— 這是我在初中時，對我的父親說的一番話。在當時，我還是個初中學生，對我的父親說的話，

—— 這是我在初中時，對我的父親說的一番話。在當時，我還是個初中學生，對我的父親說的話，

—— 這是我在初中時，對我的父親說的一番話。在當時，我還是個初中學生，對我的父親說的話，

—— 這是我在初中時，對我的父親說的一番話。在當時，我還是個初中學生，對我的父親說的話，

—— 這是我在初中時，對我的父親說的一番話。在當時，我還是個初中學生，對我的父親說的話，

—— 這是我在初中時，對我的父親說的一番話。在當時，我還是個初中學生，對我的父親說的話，

—— 這是我在初中時，對我的父親說的一番話。在當時，我還是個初中學生，對我的父親說的話，

—— 這是我在初中時，對我的父親說的一番話。在當時，我還是個初中學生，對我的父親說的話，

—— 這是我在初中時，對我的父親說的一番話。在當時，我還是個初中學生，對我的父親說的話，

—— 這是我在初中時，對我的父親說的一番話。在當時，我還是個初中學生，對我的父親說的話，

第二章 私塾教育

我八歲啟蒙，先生姓饒名資泉。因為我很小時，就想讀書，但是到八歲才達到入塾的目的，所以不敢懈怠。雖然資質很鈍，卻終日勤讀不輟。先生見我不偷懶，就是有時背不出書，也從寬責備。我並不因這種待遇，就存僥倖的心理，仍是戰戰兢兢，終年如一。甚至在睡覺時，也做夢讀書，尤其常常被背不出書的夢所驚醒。這種夢境，直到現在還常常發生，不過所讀的書，因時不同罷了。我在這家私塾繼續三年，讀完了四書，聽講了上論、下論，讀講過少些古文、時文和千家詩一部，並且能做短文。

十一歲時，我改進另一家私塾，塾師姓彭名祖佩。他教書很嚴，但是很喜歡我。在這個私塾，繼續讀了四年，因為教授法的不同，祇讀完孟子、詩經、易經、禮記、唐詩及試帖詩；至於古文時文，也隨班誦讀；八股文卻能完篇，並已學做古文。

在這四年裡我所得到的最大益處，就是彭先生的教授法。他規定每天所講的書，第二天就要我們回講。在開始這種課程以前，他先叫我們提出不了解的地方問他。回講得不好，責罰是很嚴厲的。那時的同學，比我年歲大的也有，比我多讀書的也有，但是彭先生卻指定各同學有不懂的